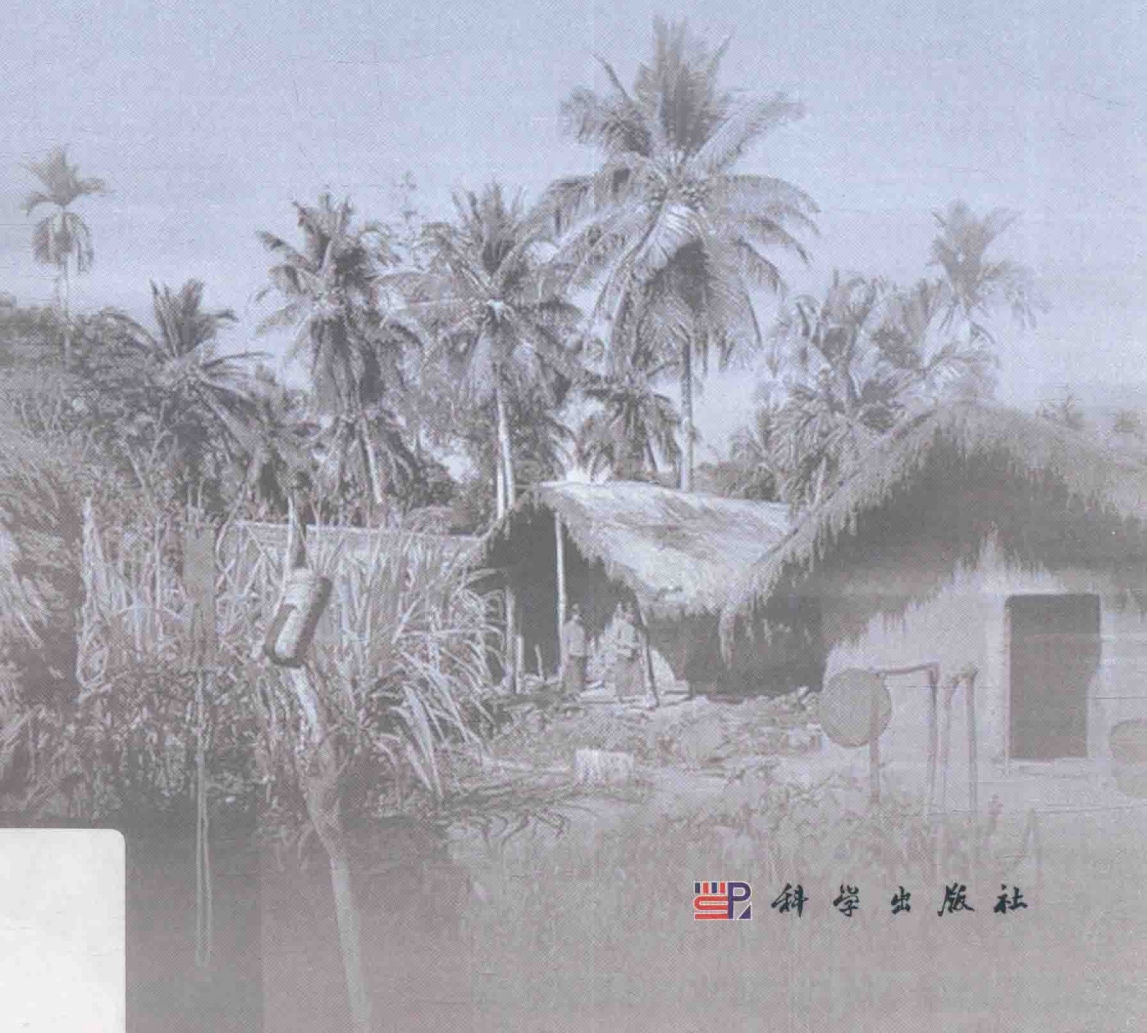


黎语核心词研究

杨遗旗 — 著



科学出版社

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黎语核心词研究

杨遗旗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斯瓦迪士的《一百词的修订表》中的100个核心词为比较项,以黎语为被比较对象,以汉藏语系不同语族中的代表性语言或与黎语有接触影响关系的语言为比较对象,逐项比较分析,并对其不同点和相同点进行语言分化和语言融合方面的合理解释,试图探讨黎语核心词的词源与演变问题。

本书可供从事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及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和高校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语核心词研究/杨遗旗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03-052766-0

I. ①黎… II. ①杨… III. ①黎语—词汇—研究 IV. ①H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0526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彭婧煜/责任校对:贾伟娟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306 000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化，表现实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物质文化可以见诸于三维实体，如雕塑、建筑、服饰、刺绣等，这些文化实体是第一性的，放眼可触。非物质文化需要耳提面授，其实体不以长时间占据三维空间为表现形态，如歌舞，演完了也就结束了。语言是最为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第一文化符号。某种民族语言的消失意味着该民族的民族特征濒于消亡，该民族最终将融入更先进、更强大的民族。狭义的语言指有声语言，广义的语言还包括记录语言的文字。前者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后者是形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用来记录符号的符号。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字。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可以记载、保留在文献当中，而尚未创建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就只能隐藏在地下文物和有声语言当中了。民族语言在历史的时间线上代代相传，其缓慢演变的痕迹都隐匿在当下口语的语言诸要素和言语作品当中。人文学科本质上关注人类自身，语言及其衍生品作为人类与自然界的标志性区别特征，自然应该是首要关注对象。

黎族是海南本土民族，黎族文化是海南文化的代表，黎语更是黎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加强黎语研究，不仅可以加大对黎语的保护力度，延缓黎语的濒危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研究黎语来研究黎族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迁徙、发展等方面的印迹，一定会留存在语言这一民族活化石中。

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黎族人口为 124.78 万人，其中海南省为 116.22 万人，占全国黎族人口总数的 93.14%。黎族的民族语言为黎语，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黎语支，分俅、杞、本地、美孚、加茂 5 种方言。本书在讨论黎语语料时，各地黎语方言一律以“某某话”称，比如“保定话”。2006 年 1 月 19 日《海南日报》刊文指出，100 万黎族人口中真正会讲黎语的已不足 50 万，如以 50% 的比例计算，海南黎族实际使用黎语的人数则不足 58.11 万。一个民族半数以上的人不能讲本民族语言，对于文化传承而言，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海南省文化部门和民政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加大了对黎语进行立项研究的力度。本书是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黎语核心词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

以往黎语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描写黎语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诸要

素,极少涉及黎语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比如欧阳觉亚和郑贻青的《黎语调查研究》是目前黎语研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成果,该书第五章“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的比较”只是从共时层面概括描写了语音上声韵对应关系,列表概括了通什话与壮傣、侗水两语支语言词汇在 500 余个词语中“同源词”“近似词”“不同的词”所占比例,概括了壮侗语族诸语言语法方面的一些共同特点和黎语语支区别于壮傣、侗水语支的语法特点。本书比较范围要广泛得多,并且充分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既努力揭示其历史渊源,又设法指出其演变的方向。本书收集了丰富的语料,兼顾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的比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立足于每一个核心词语的微观研究,比较清晰、直观地展现了黎语核心词的历时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黎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尽管只能算得上一朵小浪花,但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它势必会影响黎族的迁徙史和黎语的语言接触演变史研究。

本书选择黎语核心词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意义。

其一,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而言,形态简单的语言,词汇比较十分重要。本书研究具有极强稳定性的核心词,不但可以上溯至黎语演变、黎族族群迁徙融合的古代历史,而且可以较为准确地勾勒出黎语在相关语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

其二,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黎语核心词比较研究成果,可以挖掘黎族人民的早期文化概貌,梳理黎族文化的演变源流。

其三,黎语因为孤悬于海岛,在汉藏语系中地位独特,黎语核心词研究成果可以为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提供理论实证及新理论创建的现实依据。

本书的部分成果,笔者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 5 篇论文:《黎语核心人称代词研究》《黎语核心词“女人”、“男人”、“人”》《黎语指示代词比较研究》《黎语“多”、“大”、“长”、“小”比较研究》《黎语“爪”、“脚”、“足”》。

本书涉及大量语料,这些语料大部分来自前辈们的研究成果,书中所涉及的 2013 年的黎语语料则是笔者委托内江师范学院的吴宇森同学录音后整理所得,此外,书稿著述过程中还参考、引用了专家学者们发表的大量科研文献,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本书能得以顺利出版,还要真心感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涉及大量国际音标的书稿校对起来是繁琐的,但编辑不厌其烦,反复核校,为保证书稿质量付出了不少辛劳。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结题成果,由于研究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还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杨遗旗

2017 年 2 月 28 号于海口

目 录

前言

绪论	1
0.1 黎语研究现状	1
0.2 本书的主要语料来源	2
0.3 黎语核心词比较研究	3
1 代词	5
1.1 我 (I)	5
1.2 你 (you)	7
1.3 我们 (we)	8
1.4 这 (this)	12
1.5 那 (that)	13
1.6 谁 (who)	16
1.7 何 (what)	17
2 副词	20
2.1 不 (not)	20
2.2 都 (all)	22
3 数词	25
3.1 一 (one)	25
3.2 二 (two)	27
4 形容词	31
4.1 多 (many)	31
4.2 大 (big)	33
4.3 长 (long)	33
4.4 小 (small)	35
4.5 红 (red)	37
4.6 绿 (也指蓝色) (green)	40
4.7 黄 (yellow)	41
4.8 白 (white)	42
4.9 黑 (black)	44

4.10	热 (hot)	46
4.11	冷 (cold)	48
4.12	满 (full)	50
4.13	新 (new)	52
4.14	好 (good)	54
4.15	圆 (round)	56
4.16	干 (dry)	58
5	名词 (一)	60
5.1	女人 (woman)	60
5.2	男人 (man)	65
5.3	人 (person)	67
5.4	鱼 (fish)	71
5.5	鸟 (bird)	72
5.6	狗 (dog)	74
5.7	虱子 (louse)	76
5.8	树 (tree)	81
5.9	果子/种子 (seed)	83
5.10	叶 (leaf)	86
5.11	根 (root)	89
5.12	皮 (bark/skin)	90
5.13	肉 (flesh)	93
5.14	血 (blood)	96
5.15	骨 (bone)	97
5.16	油脂 (grease)	99
5.17	卵/蛋 (egg)	100
5.18	角 (horn)	102
5.19	尾 (tail)	105
6	名词 (二)	108
6.1	羽/毛 (feather)	108
6.2	发 (hair)	110
6.3	头 (head)	112
6.4	耳朵 (ear)	114
6.5	眼睛 (eye)	117
6.6	鼻 (nose)	119

6.7	嘴 (mouth)	122
6.8	牙齿 (tooth)	125
6.9	舌 (tongue)	128
6.10	爪 (claw)	132
6.11	脚 (foot)	135
6.12	膝 (knee)	140
6.13	手 (hand)	142
6.14	腹 (belly)	145
6.15	颈 (neck)	146
6.16	胸/乳房 (breast)	148
6.17	心脏 (heart)	152
6.18	肝 (liver)	154
7	名词 (三)	157
7.1	太阳 (sun)	157
7.2	月 (moon)	159
7.3	星 (star)	162
7.4	水 (water)	164
7.5	雨 (rain)	166
7.6	石 (stone)	168
7.7	沙 (sand)	170
7.8	土 (earth)	172
7.9	云 (cloud)	175
7.10	烟 (smoke)	177
7.11	火 (fire)	179
7.12	灰 (ash)	182
7.13	径 (path)	182
7.14	山 (mountain)	184
7.15	名 (name)	186
7.16	夜 (night)	187
8	动词	189
8.1	喝 (drink)	189
8.2	吃 (eat)	192
8.3	咬 (bite)	193
8.4	看 (see)	195

8.5 听 (hear)	198
8.6 懂 (know)	202
8.7 睡 (sleep)	203
8.8 死 (die)	205
8.9 杀 (kill)	208
8.10 游 (swim)	210
8.11 飞翔 (fly)	212
8.12 走 (walk)	214
8.13 来 (come)	217
8.14 躺 (lie)	219
8.15 坐 (sit)	219
8.16 站 (stand)	221
8.17 给 (give)	223
8.18 说 (say)	226
8.19 烧 (burn)	228
9 小结	232
参考文献	239

绪 论

0.1 黎语研究现状

黎语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黎语支,在侗台语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黎语词汇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 词汇记录描写。这方面的成果有萨维纳(1931)所著的《黎法对照词汇》和德国生理学家史图博于1937年所著的《海南岛的黎族》,然而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多,只有简单的描写介绍,并没有深入研究。欧阳觉亚和郑贻青(1983)的《黎语调查研究》是目前黎语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该书词汇部分论及黎语构词方式,并比较了黎语内部各方言、土语词汇异同,还从黎语与文昌话语音比较的角度,讨论了黎语中的汉语借词问题。此外,整理了黎语方言、土语代表点的1627个常用词表,100个最基本的词在黎、壮、傣、泰、侗、水几种语言中的具体读音,但未作任何分析。之后郑贻青和欧阳觉亚(1993)的《黎汉词典》提供了丰富的词汇材料,为把黎语研究放入语族、语系大背景中提供了条件。苑中树(1994)的《黎语语法纲要》中词汇部分简要讨论了词和词组的构成方式、词汇的构成、同音词、同义词,分析方法主要是逐项简单举例。

(2) 对词汇子系统进行描写分析。文明英和马加林(1984)对黎语的数字表示法,李钊祥(1985)对黎族的自称,刘剑三(1992)对部分黎语地名,黎燕(1996)对黎语亲属词,张雷(2009)对黎语志强话亲属称谓变化现象,潘立慧(2010)对反身代词和强调代词分别进行了描写。冯青(2012)则从分类、语法特征、表意功能的异同三个角度,对海南黎语和汉语的量词进行了比较。

(3) 从词汇角度探讨语言流变和民族关系。蒙斯牧(1990)、倪大白(1994)分别从黎语与印尼语里找到了一些相类似的词,指出黎语及壮侗语与南岛语等一些语言有较为明显的关系。刘剑三(2001)分析了临高语基本词汇中一些只与黎语相同或有对应关系而与侗台语族其他语言差别很大或难以找到对应关系的词语;初步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尝试从民族迁徙和民族交流角度揭示蕴含其中的文化背景。欧阳觉亚和郑贻青(2004)从词汇学角度,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指出黎语与印尼语、中国台湾少数民族诸语言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符昌忠(2005)探讨了村语与黎语的词汇差异和成因。

(4) 对个别词语进行解释分析。陈永青(1982)对黎语中“奥雅 [ao⁵⁵ia³⁵] ”

和“歪雅 [uai⁵⁵ ia³⁵]”两个词语进行了解释。高泽强（2001）就黎语“纹茂”的含义作了详细考析。

应该说，黎语词汇整体描写性工作已经比较完善，为在语支、语族甚至语系大视野下进行系统深入的词汇研究创造了条件，可惜解释性的词汇研究目前还甚为贫乏、零散。

核心词的选词和排序，本书以莫里斯·斯瓦迪士的《一百词的修订表》（简称《百词表》）为依据，该词表选词排序的主要依据是词语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性和稳定性。比如，人类交际往往以自我和当下语境为中心，当下语境考虑的是说话一方和听话一方，故涉及第三方的第三人称代词在《百词表》中并未出现，排在第1位的是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排在第2位的是第二人称单数，排在第3位的是包括说话一方和听话一方的第一人称复数，排在第4位和第5位的分别是以说话一方为参照的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然后是交际双方需要交流的未知信息，因此排在第6位的是表示人的疑问代词，排在第7位的是表示事物的疑问代词。

0.2 本书的主要语料来源

1. 黎语语料

（1）保定、中沙、黑土、西方、白沙、元门、通什、璺对、加茂、保城来自欧阳觉亚和郑贻青的《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廖二弓来自黄权主编的《汉黎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3）2013年暑假田野调查资料如下。

乐东尖峰：黄宗文，男，23岁，黎族，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尖峰村人，大学文化。

乐东三平：刘南根，男，23岁，黎族，乐东黎族自治县三平乡（撤乡并镇后今已归入万冲镇）保派村人，大学文化。

陵水隆广：吴宇森，男，22岁，黎族，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老龙村人，大学文化。

通什₂：黄晓运，男，20岁，黎族，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香村人，中专文化。

保城₂：陈达谱，男，26岁，黎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管理区什（za）丙村人，大专文化。

昌江石碌：刘军，男，23岁，黎族，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大学文化。

加茂₂：黄雪静，女，22岁，黎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加答村人，中专文化。

璺对₂：王海群，女，49岁，黎族，琼中县和平镇璺对万道村人，初中文化。

用“通什₂”“保城₂”“加茂₂”“璺对₂”是为了与《黎语调查研究》中的“通

什”“保城”“加茂”“堑对”加以区别。

2. 侗台语族（又名“壮侗语族”）语料

侗台语族语料来源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写的《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3. 苗瑶语族语料

苗瑶语族语料来源于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写的《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4. 南岛语系语料

南岛语系语料来源于吴安其所著的《南岛语分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

本书所使用的符号说明：

（1）书中的国际音标不带中括号；

（2）音标右上标的字母、单位数字表示调类，双位数表示调值；

（3）原始侗台语简称“PKT”，原始马来语简称“PMP”，原始邹-卑南语简称“PTP”，原始南岛语简称“PAN”，原始苗瑶语简称“PMY”。

0.3 黎语核心词比较研究

本书以概念意义上的 100 个核心词为比较项，以黎语为被比较对象，以汉藏语系不同语族中的代表性语言或者与黎语有接触影响关系的语言（主要是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南岛语系、古汉语、闽语）为比较对象，逐项比较分析，并对其异同点进行语言分化和语言融合方面的合理解释，试图探讨黎语核心词的词源问题。每一个核心词的研究思路是一样的。本书搜集了黎语 18 个语言代表点（有些语言代表点可能相同，但是因记录时间相差数十年，故仍按不同语言代表点语料计算）的原始语料。其中 10 个语言代表点的语料是欧阳觉亚和郑贻青半个多世纪前记录整理的，另外 8 个语言代表点的语料则是在最近 4 年间记录整理的。本书先对黎语表达核心概念的词语进行分类归纳，有的是属于不同来源的词语、有的是同一来源的词语的黎语方言变体，对于前者本书试图揭示其与汉藏语系诸语族、语支之间的亲缘关系，对于后者则在揭示词源前归纳其内部演变规律。

本书的研究步骤如下。

（1）收集参与比较的语言中某个核心词所在语义场的词条。

（2）比较黎语支内核心词的异同。

(3) 比较同一语族内不同语支核心词的异同。

(4) 与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南岛语系进行比较。以黎语的近指代词为例，黎语的近指代词有三个基本的类型：nei、ne、ni，nei 是标准音，涵盖了 10 个语言代表点，后因韵尾脱落、主要元音舌位高化演变成了方言变体。经过比较，本书发现黎语的近指代词不仅是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同源词，而且与南岛语系语言关系密切，极有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

本书把词义比较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将比较纳入语义类型学的视野，与其他语支、语族语言进行比较，看词义发展有哪些共同的演变方向，体现了怎样的规律。这使本书寻找同源词的过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本书通过比较发现了不少人类语言词义引申的有趣现象，这反映了普通语义学的共同规律。比如，本书发现第二人称代词与远指代词同源这一普遍现象，黎语的远指代词 *ma*⁵ “那”与第二人称代词 *meu*¹ “你”、汉语的“那”与“你”今天语音差异明显，但上古时期应该是同一个词。就汉语而言，王力先生已经作了论述，但是个性往往蕴含着共性。壮语的 *muŋ*⁵ “你”、*mun*⁵ “那”，黔东南苗语的 *moŋ*⁵ “那、你”很好地佐证了这种普遍性。这其实表现了人类普遍的认知心理，人类认识世界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的。人类首先给自身身体部位命名，然后由此及彼，推及自然世界。本书还发现，即使是核心词也会出现逐渐被强势语言蚕食、吞并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少数方言中，比如白沙、元门、昌江石碌的远指代词 *na* “那”便借自近现代汉语的“那”。

自源性同源通常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借用性同源则是零星对应的。因此在探索语音演变规律时，除了考虑语音相近、意义基本一致这个条件外，还常去寻找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同源结论的可靠性。比如，在论证黎语的加茂方言表达“人”这一概念的词语 *ɬa:i*³³ 与黎族自称 *ɬa:i*³³ “黎”为同一个词时，除了考虑上古汉语里“黎民”“群黎百姓”中的“黎”与“人”“民”有意义相关性外，本书还考察了与“黎”声旁相同的系列汉字“梨”“黧”（黑）“犁”在黎语和其他壮侗语族语言中的语音对应关系。

1 代 词

1.1 我 (I)

第一人称代词“我”在《百词表》中排在第 1 位，在黎语代表点的读音见表 1-1。

表 1-1 黎语代表点第一人称代词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昌江石碌	白沙	元门	通什	蜆对	保城	加茂	廖二弓
hou ¹ ; de ³ (年轻人多用)	hou ¹	hou ¹	hou ¹	hou ¹	ho ¹	hou ^{ʔ7}	hou ¹	hou ¹	hou ¹	kau ¹	kau ⁵¹ ; dɔ: t ³¹ taɪ ⁵¹ (自己的一方)

从表 1-1 可以看出，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读音有 4 种情况：①hou 类；②kau 类；③hou 类；④de 类。hou 类是主要的，12 个代表点中有 9 个代表点用该类读音，而且其中的 7 个代表点读音完全一样，只有白沙音韵尾脱落，元门音多出喉塞音韵尾ʔ。昌江石碌话今读 hou¹。加茂话和属于加茂赛方言的廖二弓话第一人 称则读作 kau 类。此外，保定和廖二弓另有一 de 类读音，保定话读作 de³，廖二 弓话读作 dɔ: t³¹taɪ⁵¹。从地域分布看，hou 类显然代表了黎语的正统读音。hou 类、 kau 类和 de 类均属于少数，这三类音是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其他语言的借词， 需要详加考察。

黎语属于侗台语族，可以将黎语与黎语支的村语和该语族的其他语支的语言 进行比较，见表 1-2。

表 1-2 侗台语族相关语言第一人称代词

村	临高（西江黎语）	壮	布依	傣西	傣德	侗	水	毛南	仡佬
kə ²¹	hou ²	kou ¹	ku ¹	to ¹ xa ³ ; ku ¹ ; xdi ³	kau ⁶	ja: u ²	ju ²	fiɛ ²	ʔɔi ² ; hɔi ² ; ʔɛ ²

同属于黎语支的村语，属于台语支（或称壮傣语支）的临高话、壮语、布依语、 傣西语、傣德语，属于侗水语支的毛南语、仡佬语，第一人称的读音与黎语的①②③ 类音比较，一致情况明显，显然属于同源词，但处于演变路径上的不同阶段。从 发音部位由后往前推进来看，声母依次是：h、f、ʔ→k、x。从主要舌面元音的高

化和前化来看,主要元音依次是: $\text{ɒ} \rightarrow \text{o} \rightarrow \text{u}$, $\text{a} \rightarrow \text{ɛ} \rightarrow \text{ə} \rightarrow \text{e}$ 。苗瑶语族中也有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与黎语同源,比如,川黔滇苗语读作 ko^3 ,滇东北苗语读作 ku^3 ,标敏瑶语读作 kau^3 。

单元音与双元音的关系如何理解?是单元音先于双元音,还是双元音先于单元音?如果是前者则属于韵尾脱落现象,如果是后者则属于单元音韵母复合化现象。前者遵循语言的经济原则,后者遵循语言的差别化规律。陈孝玲(2009)的博士论文《壮侗语核心词研究》认为侗台语第一人称代词比原始侗台语(简称“PKT”,吴安其先生称为“壮傣-侗水语”)更早的形式可能是 ku ,后来才复化成 kou 。本书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侗台语族的当下读音不可能跟原始壮侗语完全一样;其次,原始汉藏语发展到今天,词语的发展趋势是复合化,但音节结构发展趋势是简化,比如,复辅音的逐渐消失,塞音韵尾的逐渐脱落,都是众所周知的语音演变事实。

汉语的“孤”是诸侯自称。《礼记·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如不考虑声调,现代汉语的“孤”,与侗台语族的布依语、滇东北苗语的第一人称代词读音完全一样。“孤”,蒲立本的中古拟音为 kou ,邵荣芬的中古拟音为 ko ,高本汉、潘悟云的中古拟音为 kuo ;高本汉的上古拟音为 kwo ,王力拟作 kua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均拟作 k^waa 。蒲立本、邵荣芬的中古拟音主要元音 o 与今天的黎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要元音一致,考虑同源性,这一拟音是较为合理的。各家拟音无论是中古拟音还是上古拟音,均受古代韵书的影响,一律拟为合口、见母。但是黎语 hou 类、 kau 类、 hau 类读音的存在表明,韵母的开合是可以转换的,转换的过程可能是 $\text{hou} \rightarrow \text{hau} \rightarrow \text{kau}$ 。韵腹 o 前化即为 a 。喉擦音 h 可以前移为舌面后擦音 x ,也可以先变为喉塞音 $ʔ$,再前移为舌面后塞音 k 。因此,台语支的傣西语第一人称有两种读音: ku^1 和 xpi^3 ,侗水语支的仡佬语三种第一人称读音: $ʔ\text{ai}^2$ 、 hai^2 和 $ʔ\text{e}^2$,起始喉塞音与喉擦音互补,特别是前两种读音韵母声调都一致,仅表现为喉塞音和喉擦音的不同,这表明喉擦音正往后塞擦音演变。

保定另一第一人称代词读音为 de^3 ,廖二弓另一第一人称代词读音为 tai^{51} ,两处读音实际上是黎语方言变体。本书姑且以 de 代表,该第一人称代词读音属于自大称,有褒扬、尊崇自己的意思,因此廖二弓人在说与敌方相对的我方时,用 tai^{51} 而不用普通第一人称代词 kau^{51} 。

那么 de^3 或者 tai^{51} 与古汉语有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呢?事实上该类音可能来自上古汉语第一人称的“余”。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分为两个系统,一是 η 系(吾、我、印),二是 d 系(余或予、台、朕)。“余”和“予”为同音词,只是写法上有区别而已。“余”的上古音,王力拟为 $\text{d}i\text{a}$ 。李方桂与邢公畹均认为上古汉语的“余”与侗台语的“我们”对应,李方桂根据古泰语 ra^2 构拟“余”上古音为 rag ,邢公畹先生则根据从“余”得声的“蜍”字,构拟“余”声母为 d 。黎语加茂话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读作 tei^1 ,恰好佐证了王力和邢公畹两位先生的构拟。因此,

基本上可以肯定,黎语的 de^3 、 tai^{51} 与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同源。

1.2 你 (you)

第二人称代词“you”在《百词表》中排在第 2 位,黎语代表点的读音见表 1-3。

表 1-3 黎语代表点第二人称代词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通什	玺对	保城	加茂	廖二弓
meu^1	meu^1	mu^1	mew^1	$mə^1$	mew^{28}	mew^1	mew^4	mew^1	$məi^1$	mai^{51}

黎语的第二人称代词内部一致性极强,没有明显的差别,主要读音为 meu 。黑土这个代表点的读音为 mu ,是因为过渡音不明显。白沙、加茂两个代表点的读音稍有不同,主要元音开口度稍大。廖二弓话实际读音当为 mei^{51} 。保亭加茂话、属于加茂赛方言的廖二弓话,第二人称代词读音主要元音受发音人自身语音影响可能不太稳定,同说加茂话的人就有人读作 mai^{51} 。从语音演变的情况看, u 作韵腹的情况应该早于 u 作韵尾的情况,最后是韵尾 u 的脱落或者替换。 u 受声母 m 的影响自然衍生出 e 、 $ə$ 、 ϵ 、 a 等元音,从音理上看最先衍生出来的当是央元音 $ə$,其次则是二号元音 e ,再次则是开口度稍大的 ϵ 、 a 。

第二人称代词在侗台语族黎语支的村语和该语族的其他语支中的读音情况见表 1-4。

表 1-4 侗台语族相关语言第二人称代词

村	临高	壮	布依	傣西	傣德	侗	水	毛南	仡佬
$mɔ^{21}$	$mə^2$	$muŋ^2$	$muŋ^2$	$to^1tsəu^3$	mau^2	na^2	na^2	η^2	na^2 ; ni^2

村语、临高话与黎语关系密切,自然同源;台语支的傣德语也与黎语同源;台语支的壮语和布依语读作 $muŋ$,应该也与黎语同源。那么音节的后鼻音韵尾 η 是怎么产生的呢?梁敏和张均如(1996: 564)认为 $-\eta$ 是受到前面的声母 m 同化的结果。陈孝玲(2009: 276)赞同梁敏和张均如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 u 是一个不稳定的非正则元音,发音时容易加上一个部位接近的鼻音 η (她这里说的部位接近显然是指与声母 m 部位接近)。在此基础上,陈孝玲又列举了“给”在台语支的读音情况进行佐证。“‘给’,武鸣壮语说 hau^3 ,桂北土语说 $haŋ^3$,融水平话也说 $haŋ^3$ 。”吴安其(2009: 34)也认为泰语的第二人称代词 $muŋ^2$ 与所列举的村语、黎语、临高话等第二人称代词有同源关系,均来自原始侗台语 $m-nə$ ($-\eta$)。

“ $-\eta$ 是受到前面的声母 m 同化的结果。”可以从湘西苗语第二人称单数的读音

上得到佐证。第二人称代词,在苗瑶语族中,布努瑶语读作 mi^2 、勉瑶语读作 mei^2 、标敏瑶语读作 $məi^2$,黔东南苗语读作 $moŋ^2$,它们都只有一种读法;但湘西苗语有两种读法: mu^2 和 $moŋ^1$ 。湘西苗语的两种读法类似于汉语方言的文读音和白读音,或者老派读音和新派读音。湘西与黔东南接壤,故两地苗语有共同的新派读法 $moŋ$;湘西保留了较老的另一读法 mu^2 ,此读法恰好与黎语黑土话(俸方言抱显土语)相同。

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为“你”,《广韵》注:“秦人呼傍人之称,玉篇云尔也,乃里切。”《通雅》也云:“‘尔’、‘汝’、‘而’、‘若’乃一声之转。”可见“你”是“尔”音变之字。高本汉、李方桂、王力、邵荣芬、蒲立本、董同龢、潘悟云等各家拟“尔”中古音声母均为舌面鼻音,拟“你”声母为舌尖鼻音。“尔”《说文解字》作“尔”,最早见于甲骨文,潘悟云拟上古音为“mljelʔ”,吴安其根据谐音字“弥”拟其上古音为“m-nir”。潘氏、吴氏所拟上古音均有鼻冠音 m,这或许暗示了其与原始壮侗语之间的关系。

但本书认为侗台语族黎语支和台语支关系更为密切,可能它们的第二人称代词同源;而侗水语支的第二人称代词则与古汉语同源。

1.3 我 们 (we)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在《百词表》中排在第3位。为了方便研究人称代词单数与复数之间的关系,本书把黎语各代表点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和复数同时罗列于表1-5中。

表 1-5 黎语代表点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及复数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通什	鳌对	保城
hou^1 ; de^3 (年轻人多用)	hou^1	hou^1	hou	ho^1	$hou^{?7}$	hou^1	hou^1	hou^1
fa^1	$?a^3tau^1$	$?a^2rou^1$	fau^1	$fə^1$	$feu^{?7}$	fau^1	fau^1	fou^1
ga^1	gau^1	tsa^2rou^1	xau^1	$xə^1$	$kho^{?7}$	gau^4	hau^4	hou^4
加茂	廖二弓	保城 ₂	昌江石碌	乐东尖峰	乐东三平	陵水隆广	通什 ₂	鳌对 ₂
kau^1	kau^{51} ; $də: t^3tai^{51}$ (自己的一方)	hou^1	hau^1	hou^1	me^1	$?ou^1$	hou^1	hou^1
$?au^1$	—	hou^4	ha^1	gou^1	fa^1	$?a^3tau^1$	fau^1	hau^4 ; $hou^1mə^4$
tei^1	—	$ŋau^1$	li^3ga^1	gou^1	ga^1	gau^1	$ŋau^4$	hau^4

注:表中第一行记音是第一人称代词,第二行是排除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第三行是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分别对应汉语的“我”“我们”“咱们”